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盛开·天蝎座·炫星系·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

13位ISBN编号：9787511319555

10位ISBN编号：7511319556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华侨

作者：方达

页数：33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录作品均为历届新概念获奖者的获奖作品，作者的星座均为天蝎座，内容有小说，有散文，有游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作者简介

天蝎座作者介绍

项雨甜

网名热烈谷，生于1987年，现求学于湖北。

曾分别荣获第五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郭敖

曾用笔名蝓蝓，出生于河南周口。

第八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

新锐导演，影视编剧。

十七岁开始文学创作。

于《萌芽》、《南风》、《都市小说》等杂志发表作品100余万字。

2009年完成独立电影《半面妆》。

刘文

20世纪80年代末出生于江南水乡，现为香港中文大学专业会计系学生。

典型的天蝎座女子，孤独、敏感，充满幻觉。

热爱阅读、写作、钢琴、素描以及独自旅行。

相信写作是源自内心的倾诉欲望，珍惜在写作过程中付出与收获的盛大而丰沛的爱。

梦想能够一直拥有书写的能力，用文字温暖内心。

第九届、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奖者。

陈充

1991年出生，网名守望CONGCONG，笔名纪仰光。

愿意徒步旅行，听张悬的歌。

热爱生活，热爱表达，好好学习。

曾获第九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陆晓彤

笔名小嫣，1991年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市。

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奖者。

喜宁静，爱和平，安分守己很多年。

用我笔写我心。

处于生长发育期，渴望爱与被爱。

要一直往前走，要知足，要倔犟地笑。

李稳稳

很多文字温存单调，苦心经营青春感，厌恶这种文风，却又无法走出来，因为走不出这种生活和心境。

但我会努力，去接近粗砺热烈的生命，渴望体验更广阔的生活，改变自己。

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奖者。

余欣

1991年出生于重庆奉节，貌似天蝎座，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奖者。

注意，我是男生。

封雷

单眼皮男生，1992年生于南宁。

喜欢笑，性格不稳定，伴有宅男成分，心情好时是话唠，心情不好会沉默不语。

曾获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二届二等奖。

热爱一切艺术本身和其载体，尤其是音乐和文字。

赵荔

90后中学生。

喜欢Westlife、苏打绿和燕姿。

读书很杂、近来在补习外国文学。

希望有一天自己的文字可以拥有某种干净温暖的力量。

一如Kenzo,原创、诗意、智慧并且坚强。

然后，你就能够记住我。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韩倩雯

1991年出生，江苏人，曾在《萌芽》上发表作品，现为中学生。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陈新阳

出生于1991年，现居浙江杭州。

不再年少，更非才俊，读过若干书，想过一些事。

看上去不美，沉默的大多数，勉强算是个人文主义者。

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李晓丹

笔名氏中失，1990年出生，现求学于山东省某大学。

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爱好幻想、写东西、庆祝、睡觉；希望克服的事情：强迫症、容易恼羞成怒；偏执……

尾葵

原名宋南楠，出生于1993年，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双重人格的小狐狸，有时阳光有时忧郁。

最大的梦想是建一栋蓝楼实现狐狸的蓝楼梦，最爱的人是爷爷（木木）。

爱写作，也爱观鸟、爱画画，在悠长悠长的人生里狐狸不会寂寞。

周东

出生于上海，现就读于某大学。

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书籍目录

火·伊杉的大理石鸽子

伊杉的大理石鸽子 韩倩雯

倦怠静默如你 项雨甜

我们都自卑 陈充

紫藤花开 周东

Dying In The Sun 尾葵

深情在睫 李稳稳

土·孤独症

孤独症 李晓丹

Memory 尾葵

心病学论文副册 封雷

悲情城市 郭敖

水·光阴的纪念册

光阴的纪念册 刘文

时间也是一种风华正茂 刘文

换乱 陆晓彤

搁浅 赵荔

风筝 赵荔

阿京 周东

风·杳逝1987

杳逝1987 韩倩雯

归去手记 陈新阳

一天 陆晓彤

梦开始的地方 余欣

距离 余欣

章节摘录

伊杉的大理石鸽子文/韩倩雯那是七月的天空，空中挂着湿漉漉的夕阳。黄昏，我迈着碎片般的步子往回走，忽然像是预感到什么似的，停下来了。我回身去看夕阳，它脸上尽是狡黠的笑容。我有些害怕，于不断下沉的黑暗中，我回拨了一个陌生来电。手机屏幕在黑暗中抖了抖，熄灭了，忙线。合上手机盖，我想该回去了。整条街不知何故停电了，尽是晃动的车灯光柱。我用手机照着路走，忽然间铃声响起来，刚按下接听键，我的身体猛地一抖，接着往下一沉，胳膊肘和大腿根部蹿上来一阵疼痛。整个身体坠入坑里，纠缠着无数诸如烟头、烂菜叶的垃圾，我把疼痛的胳膊肘支在水泥板上，用力往上一顶，才跪着出现在坑口的边缘上。我在坑边摸到了眼镜，接着去寻找手机。我听见手机铃声从坑内传来，一声高过一声，坑壁上传来的回声让我的心慌慌张张，但是我看不见，趴在坑口的我，努力用手去够，摸到的是满手的烂菜叶、鸡蛋壳。黑暗中小腿隐隐闪现出一小片明亮的红色影子。我站起来，拖着流血的伤腿往前走。在忽而晃过的车灯里，我看见裤筒上的血迹，如同一片片剥落的樟树叶，粘在衣服上。就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一个蓬松着卷发的女孩。她握着手机出现在我面前。她面对我站着，将手机伸到面前。她说：林屿，这是你的手机吧？我接过来，还没来得及翻盖，她就指着后面的一辆车道：“快去医院吧。”在车上，她满意地看着从窗外掠过的高楼的影子。当车子拐弯时，另外一条街道的灯光仿佛深深通进夜色中似的陡然出现，车灯黄澄澄地斜射过黑暗，照出了黑暗中的薄雾。最后在一个看上去已经很久远的医院前面停了下来。医院在一幢高楼后面，这是市内最早的大楼，面向街道的部分被重新粉刷过了，背面四处爬着锈痕和无数外壳生锈的空调。她带着我走进昏沉的走廊，两旁是旧式医院的长椅，依然生了锈。门诊窗口挂着一只白炽灯泡，她付了钱，一只白色的手从门诊拱形窗口伸出来，丢下一张挂号卡便重新缩回去了。我站在旁边，心里涌起了关于旧时光和灯光的记忆。在寂静中，我问：你叫什么。她握着挂号卡的手抖了抖：嗯，为什么要问这个呀？那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这儿？……嗯，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叫什么，我再问一遍，要不我可走了。她叫住了我转过一大半的身体，跑到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我叫伊杉。二伊杉说，在陪我进那个古旧的手术室的瞬间，她的心中涌起莫名的暖流。是一种关于旧时光，关于旧记忆的感觉。我握着奶昔看着她一本正经嘟起小嘴的样子，不由觉得好笑。我倚在墙上冲她晃了晃手中的奶昔，说：还是喝这个吧。不行。她掉过头去说。我问：你为什么喜欢和我在一起呢？

之前我好像根本就不认识你。

她一甩头，似乎漫不经心地讲道：喜欢就是喜欢呗。

我还想再问她什么，可她故意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倚在墙上对我晃了晃手中的饮料。

喜欢就是喜欢呗。

倚在墙上的我想着这个毫无逻辑的理由，唇角撇开一丝微笑。

摔进坑里的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发霉一般的推床上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伊杉好像比我还紧张。

她一直跟着我，直到手术室的两扇门在昏暗中紧紧地闭上。

其实就是腿上裂了口子而已。

我躺在床上突然怀恋起一首很老的曲子，不时用余光瞥瞥伤口，医生的手灵巧地在伤口、血液、纱布、双氧水、碘酒、针线之间闪来闪去。

局部麻醉的缘故，只是微微的酸疼。

躺在床上的我却能听见手术室门外传来伊杉不安的脚步声，沙沙地响在空无一人的医院长廊上。

可是等我从手术室出来，就没有来时那么无所顾忌了。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伤口出现时，往往呈现出奇异的勇敢，可是当伤口被好好包扎起来了，看不见了，反而变得小心翼翼，每一个动作都受那几寸皮肤的牵制。

我几乎变得不会走路了。

右脚后跟点着地一步一步艰难前进，伊杉看到我扶着墙往前挪着，立刻飞奔过来，脸上的肌肉僵硬得好似不会动了，她抱住我的胳膊，连问了好几声：没事吧没事吧，缝了多少针？

我说：没事，谢谢你。

那一刻，我顿觉欠了伊杉一个大人情，内心涌起一种想尽快填补人情的冲动。

这种冲动，后来就像风中越来越远的纸片一样，逐渐远去了。

因为我觉得我永远也无法填补那种情感。

一个我开始相信的，只是因为“喜欢就喜欢呗”的单纯的情感。

让我那种“人情往来，互不相欠”的想法顿时变得无比猥琐。

在我腿恢复的那天，伊杉突然说道：告诉你一个秘密，那天晚上我一直在跟踪你。

跟踪我？

对，因为我有很强的心灵感应。

我“扑哧”一声笑了：就摔了个跟头，有必要说得那么嗖嗖的吗？

嗯，林屿，我没跟你开玩笑呢。

她伸出一根手指放在鼻尖上，不好意思地揉了揉。

片刻过后，她说：林屿，我们多像双胞胎。

我回身看了她一眼，不知道要说什么，便说：伊杉，上课了，走咯。

一进教室，整颗心立刻被上了一把锁。

伊杉那些琐碎的言语很快就往窗外飘去了，眼前浮上无数符号，老师的脸在讲台上方变得模糊不定，握住笔的手指时而松开时而变紧，我知道自己即将沉入混沌的睡眠中去了。

或者用老班经常重复的话来讲：我又在用脚去践踏时间了。

但我无所谓，因为即使醒了，也只会用自己的时间去做最不想做的事情。

与其这样，还不如将其彻底荒废。

谁也别对我的时间抱有指望。

伊杉每天都来班上叫我，和我顺着绵延的凤凰木，走过树影摇曳的地面，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她是从魔术师帽子里拉出的一只兔子。

她是那么神秘，以至于有一些鬼鬼祟祟。

她是那么突如其来地忽然就站在我面前，伸手递过丢在不知哪个角落的手机，叫着我的名字，送我去旧医院包扎。

越想越觉蹊跷。

她似乎看到了我心底的东西，然后说：之所以把你送那家旧医院，是因为那里都是老医生。

我摇头：这有什么关系？

她的目光和我的在空中相遇了，但不知为什么，我们彼此迅速地回避了目光，同时，我们都沉默了。伊杉的面孔变得僵硬起来，仿佛沉浸于某种回忆中的碎纸片。她忽地抬起头，眼睛在黑暗中一眨一眨：林屿。她叫了我的名字，然后就走了。剩我一人站在冷风里，一种恐惧迅速抓紧了我的心。

编辑推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